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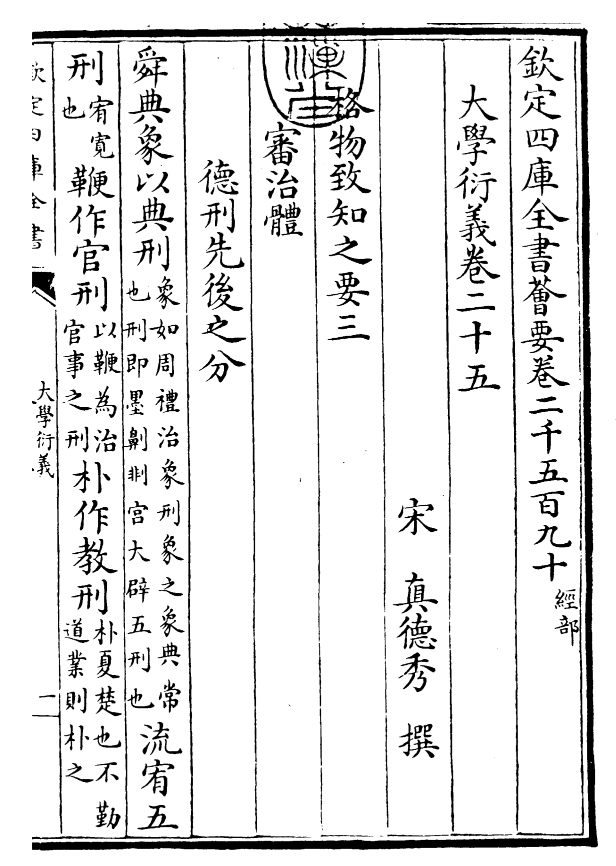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大學衍義卷二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周禮治象刑象之象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寛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

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也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殛皆流也鞭朴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

則許之以贖贖去赦無幾矣不即赦而猶贖者過雖輕猶欲其知悔也遽赦之則悔無從生矣過誤致災戾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恃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曰欽曰恤之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爾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逬諸

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日之覊管編隸故我朝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臣名〕黎民阻飢〔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播布也〕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汝作士〔士理官〕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此其槩耳若宫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于刑葢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于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罔無也愆過也臨下以簡御

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為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于無刑臯陶為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

以示人使為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德而非臣之功葢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寛而不廹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前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

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漸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葢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于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

皐陶之美葢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道即導也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于罪而無所媿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于善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為政者以善廸之未有不趨于善者何以殺為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艸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艸不偃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者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内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

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

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于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寛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于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衹以為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

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幼弱者赦老髦者赦惷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始皇既并

滅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無仁恩和義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為良吏此所謂置天下于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

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虚言哉漢文本是寛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至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鑒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為造化之本葢非正無以為元不闔無以為闢伏藏于冬而後能發育于

春然則以陰居冬為積于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即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内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迺下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寛恕黄霸等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在前殿之側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

臣按温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

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敺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葢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昏吏慘刻之情獄犴寃枉之狀可謂盡之

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況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況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决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于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

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

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臣按隋文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于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

文徒欲以辨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于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

忍笞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于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

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

刑之寛如此隋文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

百年天于仁暴之施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

臣今亦以隋唐併論足為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

于用刑喜寛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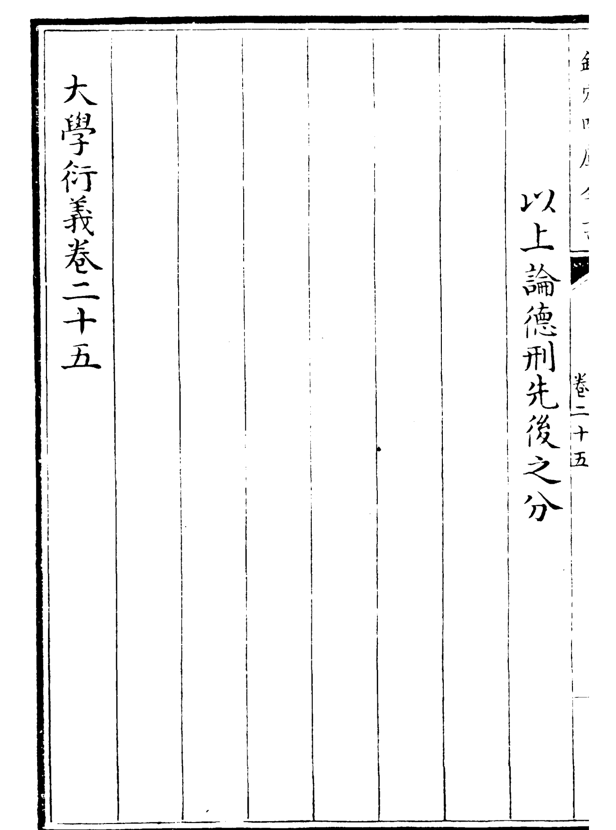
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

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

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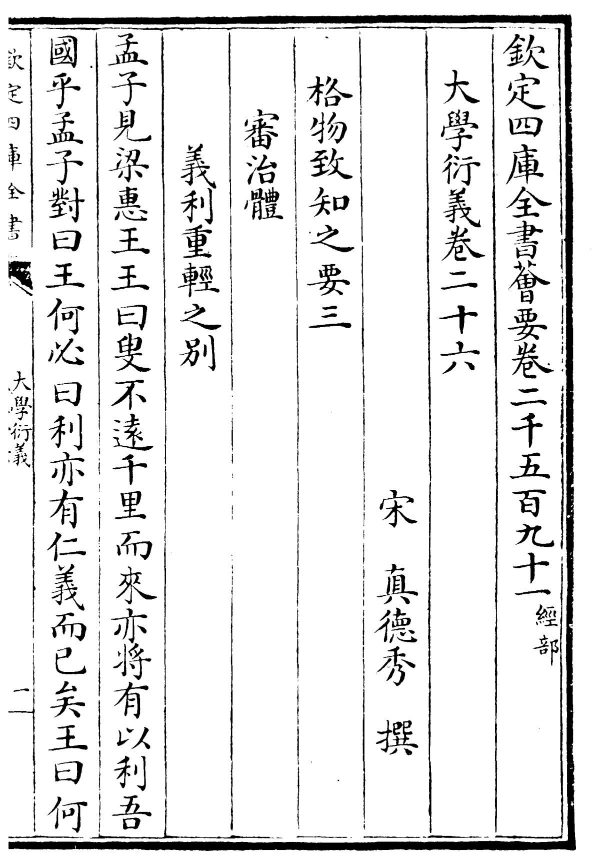
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猶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姦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于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頔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二十五



大學衍義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别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

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葢自

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唯知

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為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為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葢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畀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

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

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為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吾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悦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

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

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

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彛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

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為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滛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

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

防閑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

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田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

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未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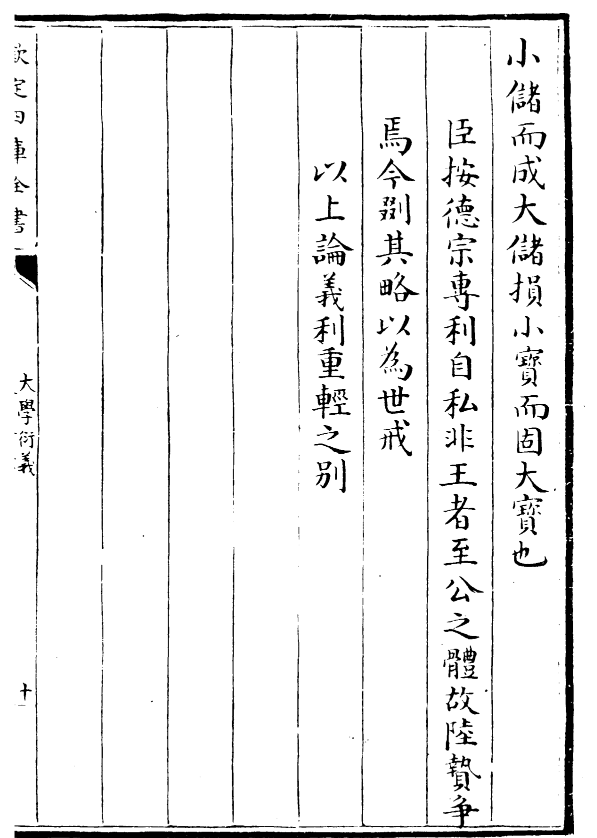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

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宫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時為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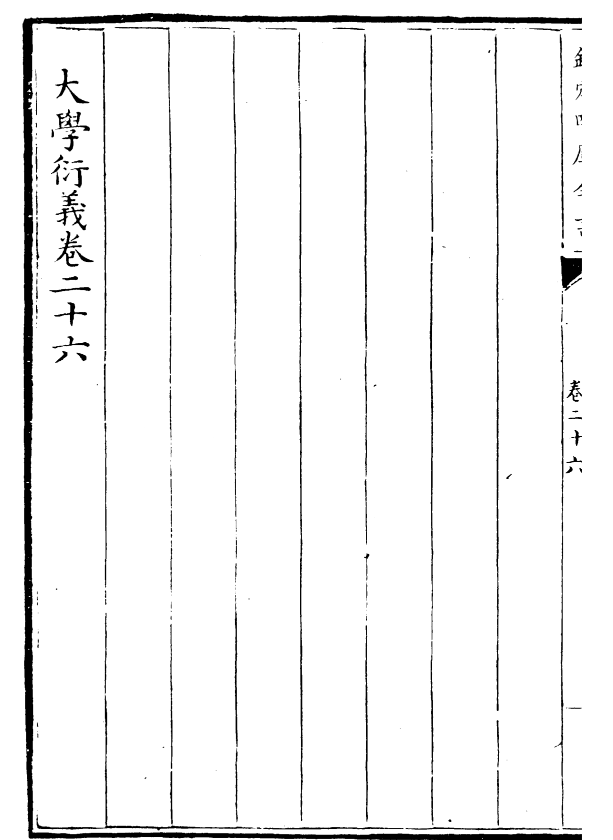
為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也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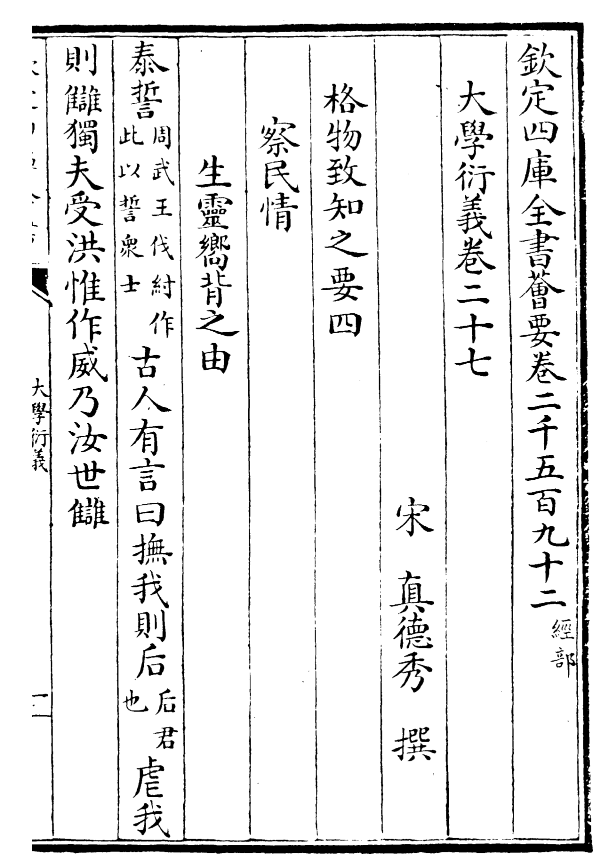
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剟其略以為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九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 虐我

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武王封康叔于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武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之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

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民曷為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恱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他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它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

怨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

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

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太王妃聿來胥宇胥皆也宇居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太王之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餱

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餧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

宿昔之糧侈六宫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錧籞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

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

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葢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 朱泚反上幸奉天 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

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言採録不遺乃是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

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人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已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察民情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始生而柔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為

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偶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饑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為憂而又重之以饑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

戍者之决於死敵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饑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疢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録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慆慆不歸[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蜎蜎者蠋[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果蠃括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蟲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町畽鹿場町畽畦壠也為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洒埽穹窒穹窒鼠穴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瓜也烝在栗薪謂瓜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曰皇駵白曰駁親結

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其新孔嘉新新婚也其舊如之何縭帨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蓏之施于

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益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嘆于室葢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埽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

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褵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家室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敘其久别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藴於其心而不能言者

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懽欣感激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

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若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

者欲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處宫庭之奥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憂則民亦将以上之憂為憂矣説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者氣寒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田器四之日舉

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黄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春日遲遲遲遲緩也采蘩祁祁蘩皤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為曲薄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脩之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元載黄以為祭服也元

黃裳我朱孔陽朱色光明為公子裳以供公上四月秀葽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早穫者十月隕蘀謂木葉損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聚也會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豕曰豵大豕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焉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霤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室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墐塗也所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將此以處

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煑也葵今之葵菽豆也八
月剥棗剥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晩收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自食鬱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
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農者之食九月築場圃築圃
為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公室之役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布
穀在近早修室廬二之日十二月鑿冰冲冲冲冲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

于淩陰（氷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氷獻于寢廟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埽也）朋酒斯饗（兩尊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盍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闕生人之大命

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

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

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豪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羮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温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

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頴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簸揉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廪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莽販鬻易粟

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

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
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
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
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
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爲
懇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
勩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
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

小民之依而六宫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傜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争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惟仁聖垂意焉

君牙 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語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病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

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壊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閻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温平居終歲勤動曽不得㲉其腹隆寒皸瘃囹所營求則坐湏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儉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為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

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寛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歳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税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税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曽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産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

主深宫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欝而不上通故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竒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横增賦斂盗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虚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寃滞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

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阻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斂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艱儉乎貪官黠胥

交為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況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剥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

悅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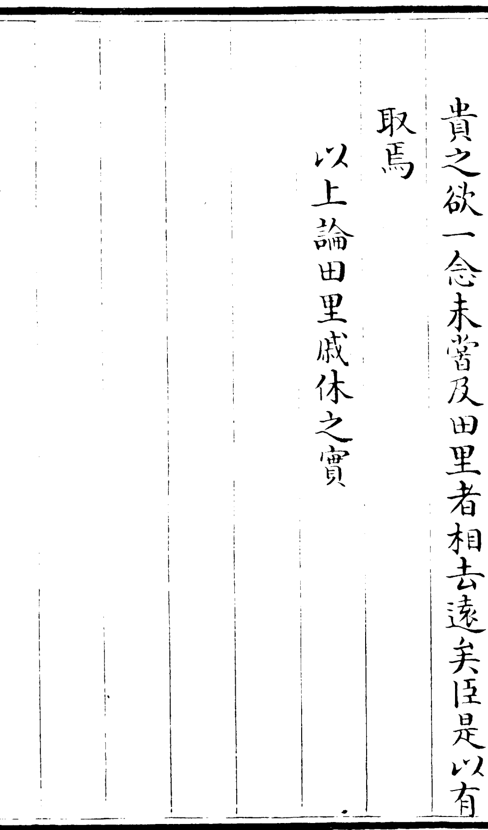
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

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柰何眂為當然

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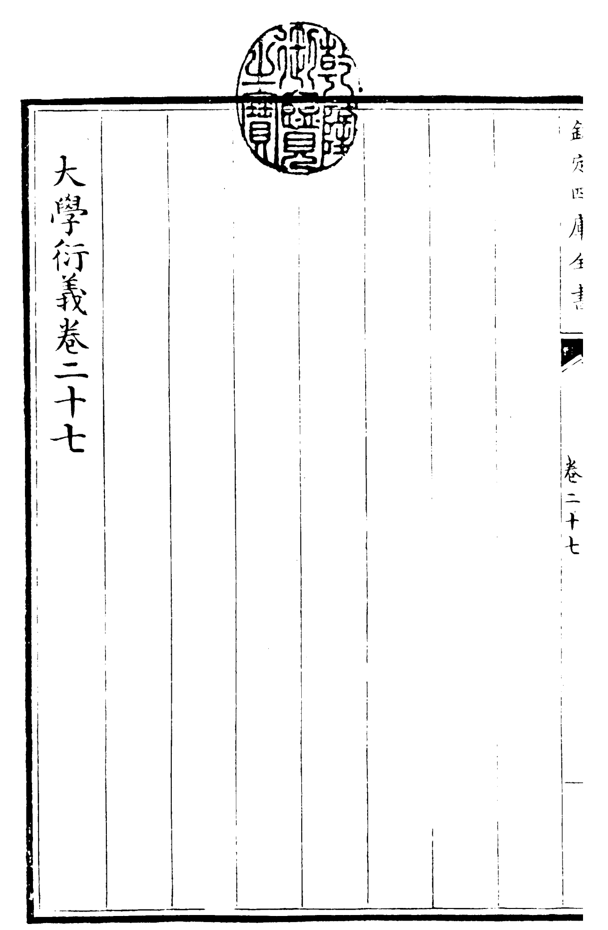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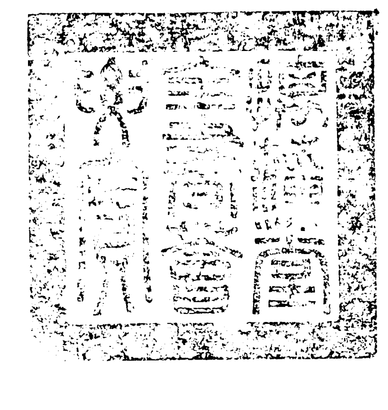


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戚休之實



大學衍義卷二十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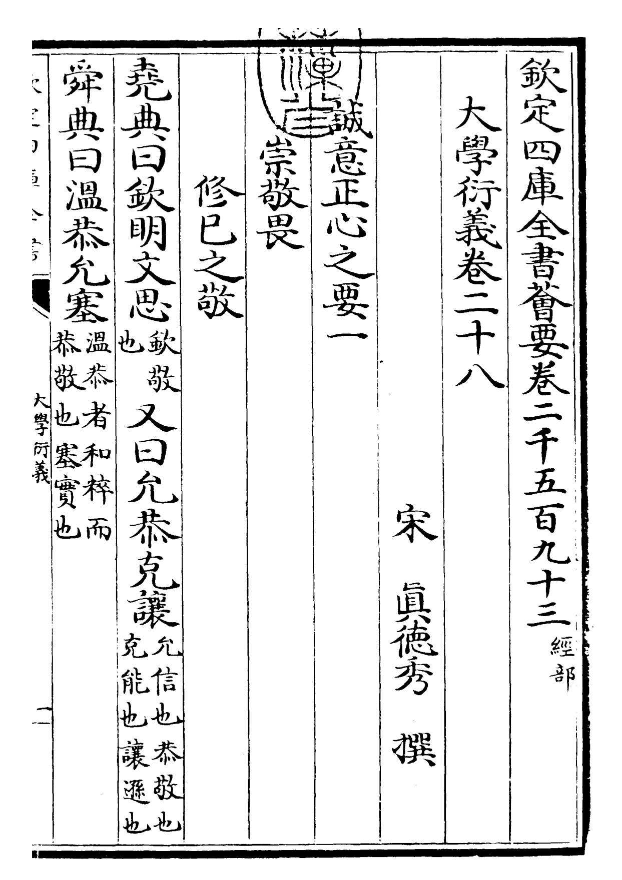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九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

宋　眞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修己之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又曰允恭克讓（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德為天下先）不距朕行（距違也）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進也升也）大雅曰穆穆文王（穆穆深遠之意）於緝熙敬止（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敘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原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强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

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葢

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

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

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 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 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生思貌必儼然 安

定辭辭言也 安民哉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

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

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為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貎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 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為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闈之邃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雖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陰苟安惟知燕嬉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

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
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答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蘊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為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葢脩已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然此修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

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上論修已之敬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

而朱熹又為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意）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一心之綱領）須臾有間私

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瀍亦斁九瀍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烏乎小子念哉敬哉畢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藴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崇敬畏

事天之敬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不迷錯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逮玆即位猶懼己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邪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邪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顔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皐陶謨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敘次也勑正也惇厚也天秩

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敘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

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心所在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臯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眞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祗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尹作書以湯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己之所為少咈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

示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
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睠湯
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為
人主者奈何弗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葢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

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

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與災為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為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

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也居所居處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也永長也又曰上下勤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葢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葢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為可憂也旣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旣服受天命矣

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葢一於用德乃不

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葢天無心以民為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

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眞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顯也)帝命不時(不時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修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亦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舉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緜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

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哉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于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周固嘗臣商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藎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

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修其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蓋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度商之所以失

天命者葢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凛然震懼况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

益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幛書之簡牘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適)使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曾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

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強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為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入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㝠㝠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為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難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為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為主故

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嘏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

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明也）及爾游行（行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

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邪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徹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

而凡伯廼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大學衍義卷二十八